

西方哲学、语言哲学和后语哲 三个关键词词群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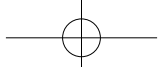
——钱冠连演讲报告（2018.5.19，安徽大学）

拿到这一份《语言哲学和后语哲三个关键词词群的价值》的文稿的时候，你们很可能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凭什么选出这三个词群呢？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们相信你选的是正确无误的？我现在就首先回答这两个问题。

探险者总是有风险的，风险与探险是同在的。因此，我不能担保我选的这三类词群是无误的、无错的。对这个东西，我本人就是半信半疑。首先说我的半疑。我的疑问在什么地方？桂诗春先生说，研究母语的可以靠直觉，intuition，但是，研究外语的，中国人研究外语的科学论文，最终要皈依于数据。我今天的发言是没有数据归纳出来的，也就是说，我选出的这三类关键词的词群是没有通过数据统计出来的。这就是大家可以怀疑我的一个最大的理由。那么，我说我对自己的这个题目是半信半疑。疑，我说了。那么我信在哪里呢？

换句不客气的话说就是，你有什么资格选这三个词群让别人相信你呢？既然说半信，下面就说一下我的三点半信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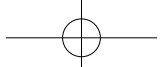
我读过语言哲学方面的书有五本，第一本是 Maria 编辑的分析哲学家（亦即后来的语言哲学家）的一本书，包含 18 位哲学家的论文。第二本，Martinich 编的语言哲学家（分析哲学家）



的论文集，包括46篇论文（2008年第四版）。还有三本是中国
人写的，一本是陈嘉映写的，一本是江怡写的，另一本是王路
写的。陈嘉映的书叫《语言哲学》，江怡的叫《分析哲学教程》，
王路的叫《走进分析哲学》。这是我第一个可以相信自己的地
方：我读过五本书。

另外，我还读过三大词典，第一部大词典是 A. Tanesini 编
的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Z*。这本书每个条目读了三遍到四
遍，先后读了五年，这是第一大词典。第二大词典是 Bunnin、
余纪元两位先生编的《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这本作为
我的重点参考对象。还有第三本词典：*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就是牛津出版社编写的一本哲学词典，编者是 S.
Blackburn。我每天读两条，今年是读的第五年了，还剩下五
分之一，而且我是每条至少读三遍，无论是不是关于语言哲学
的，我通通读完。因此，我今天说的相信自己不会那么离谱的
原因之一就是读过五本书和三本西方哲学大词典，这是第一
个根据。第二个根据，就是我经历了20年左右的语言哲学的
学习，因此我对语言哲学有哪些词可归于关键词的词群，不是
太离谱的。

第三个就是桂先生说的中国人学外语，写出的研究文章，
最终要皈依于大数据的统计，对我这个研究不一定适合。大
家知道，哲学是形而上的。*metaphysics* 的 *meta* 之意，在上边，
在下边，在左边，在右边，就是不在中间，悬于 *physics* 之外，
physics（物理学）是科学家干的事情，而哲学家干的事情就
是 *speculation*（玄想），就是思辨。因此，我这个研究还是有
一定的可置信的根据。这里，我欢迎大家提反对意见，我欢迎
大家有这样的论文出现：钱老师，你说的哪一个词群的哪一个
可以不是关键词，我的理由是1、2、3，摆出来，然后你建议
哪一个词可以进关键词词群，1、2、3，把道理摆出来。而且，
无论刊物主编怎么决定，我都帮你写推荐信，帮你的论文在杂



志上发表。

“哲学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是思想性的历史”（孙正聿），也就是说，哲学是一种思想，而且哲学史就是历史，但是这个历史是思想性的历史。所以就沿着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关键词的词群，找到了15条。（为何不从“西方哲学”关键词词群说起？请后见。）

第1条就是linguistic turn，哲学的语言性的转向，是西方哲学在转向，而不是语言学在转向。它是“哲学的语言性转向”，我再说一遍，是哲学的语言性转向。

第2条是semantic ascent，语义上行，上行到哪里去呢？美国的语言哲学家奎因说，哲学问题上行到语义那里去；他有一句很经典的话：shift from talk about objects to talk about words，从谈论对象，到谈论词语。太经典了。

第3条是analysis，分析方法，分析哲学是分析表达式的，因此把它列为第三个。

第4条，analytic philosophy是分析哲学传统而言的，对语言哲学至关重要。analytic、analytical，这两个词是通用的，第四条是核心。

第5条是philosophy of language，analytic philoso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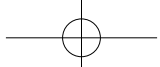
第6条是linguistic philosophy，其实，《牛津大词典》说linguistic philosophy是不那么受人欢迎的一个名称。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7条，is 或者 to be。

第8条，reference指称，指称物不是这个reference，而是referent，reference是指称过程，是reference process，是一个过程。

第9条是meaning，意义。

第10条是semantic value，语义值，就是所谓的真值、假值。有一派语言哲学家们为什么动不动就说这个是真的或假



的，初学者搞不清楚为何什么话都要分个真假。它是哲学中的一个派别的做法。命题本身无所谓真或假，将命题与经验事实对照时才产生了真与假。

第11条是logic，因为逻辑是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而且几乎是唯一的主要的方法；一说思考，就要说逻辑；因为逻辑才能导致思考处于应该的状态，不是你“思考了些什么”，而是你“应该怎么思考”，就是逻辑。

第12条是conception或notion，概念。

第13条，abstract entity，抽象体。entity是实体，这词翻译的不那么好，它不一定是实体，which is visible, which is touchable, which can be seen or can be felt and so on。可是，哲学家研究的entity大部分不是可见的、摸得着的，摸不着的还多于摸得着的，这就是哲学家的难处。世界上万物多得很，从reference到things，但是一旦进入到哲学家的眼睛里面，进入到研究者的眼睛里面，你在谈它的时候，就变成了object，对象，这个时候某物是你研究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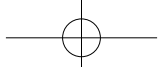
第14条是truth，真假的真，不要把它翻译成“真理”，它和“真理”这个词相差太远了，就是真假的真，直接说成一个字：“真”，唯真就行。

第15条是thought，思想。

后语言哲学的关键词的词群，我列了五条。谈到后语言哲学，我有什么资格呢？我有资格。第一，我是中国人，这不就是资格嘛。第二，我在中国研究语言几十年，这也算是资格嘛。还有，我学语言哲学学了20多年，这也算是资格嘛。尤其这个“后语哲”还是我提出来的，我怎么就不能找关键词呢？你写论文也要关键词啊，我写论文也要关键词啊，对不对？太充分了嘛。

这五条是哪五条呢？

第一条是“汉语语料”。语料，我不用英语的，就用汉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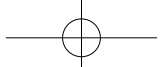
的。待会儿我再举例子。

第二，“入口”。你从哪里进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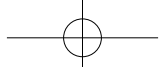
第三，“问题”，这个就有意思了。你要寻找什么东西去研究啊，就是寻找一个一个的问题。经典哲学家，一般都努力建构系统。好多人都想搞系统，语言哲学家不建立系统，不像康德那样建立系统，都是找一个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突破了，他就整理出一个来。你看，分析哲学家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因此，我们从他那里就学到了一个方法。研究哲学问题的时候，可以不要搞系统。如果你没有康德的头脑，你不是这块料，你就不要搞这个事情。那搞什么事情呢？就搞一个个的问题。从日常语言中抓问题。抓来一个问题，研究下来，深入下去，你就是这个方面的专家。

第四条关键词就是“出口”。你从哪里出来？如果你从“世界一束”（第五个关键词）出来，就是在搞语言哲学。我先说说“世界一束”再转过头来说“出口”。

第五条，“世界一束”，是什么意思？一束啊，翻成英语，可以用group，也可以用cluster。这一束包括了第一个：the world，前面加定冠词，the world，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那个世界。它不是一个东西，它是有一束东西在那里，成千上万个系列的词来述谓它。第二个就是，ontology，ontology就是西方哲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ontology，就是王寅先生所说的being论，就是being这个单词，说动词就是to be。第三个词就是to know。这么简单的词都可以进入关键词的词群。这是个典型问题啊！“How can we know anything at all?” “What justification have we for our claims to knowledge?” “我们究竟何以知道一些事情的？” “当我们宣称知道某些事情时，我们有何验证呢？”于是便成了西方哲学的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什么？认识论、知识论阶段。to know就是知道些什么东西，于是名词就变成了什么呢？knowledge。theory of knowledge怎



么来的？就是冯友兰所说的知识论。它就是认识论。第四个词是 *existence*，或者是 *to exist*。20 多年前，我曾经在湖南的一次大会上，那是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我问涂纪亮先生，涂纪亮先生是江怡先生的老师，我们知道他是社科院的，就把他请去做讲座。后来我就提了一个问题：西方哲学是研究存在的，为什么我读西方哲学作品的时候，很少找到 *existence* 这个词，是什么道理？你们说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后来我一想，这真是一个问题。而且后来我思考越来越多的问题，*existence* 这个词啊，真的是少，我现在已经专门读它读了 20 多年，都比较少地看见。它比 *being* 出现的次数少多了，比 *thing*，比 *object* 少多了，*object* 这个词成千上万地出现，*object*，*things*，*reference* 成千上万地出现，但是 *existence* 确实是比较少。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它能够被其他的词代替。第一种代替，就是需要说 *existence* 的场合，大都可以用 *object*，*thing(s)*，*reference* 取而代之；第二种代替是，还有其他的词可以代替它，不说 *existence*，“我坐这”，*I sit here*，这不就是 *I am here* 吗？*To be (to exist)* 被 *to sit* 取代了。*I sit here*，这不就是存在了吗？每一个民族的词都可以找到大量的行为词来取代这个 *to exist*，“存在”这个词。“我坐着”这不就是存在吗？我存在在那里嘛。何况，西方语言，英语中有 *to be* 这个词，那就更可以不需要 *to exist* 出场，它代替很多“存在”出场了。*I am here*。就是我在哪儿，存在在这儿，*am* 代替了 *exist*。西方哲学的第一个阶段就是 *ontology*。前面这个 *on* 是希腊语的词头啊，它就是 *being*，*existence*，“世界一束”还有 *things*，还有 *object*。*things* 就是事物，事情。这个词啊，出现在哲学家的口中，我看几分钟就得出现一个这样的词。当 *things* 变成你的研究对象的时候，就变成了 *object* 这个词。第六，*realism*，*reality*，就是实在论。第七个词就是 *entity*，实体或者是虚体。*entity* 既可以指实体，也可以指虚体。你说林黛玉，有这个人吗？没这个人嘛。但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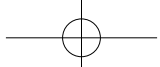


黛玉可以被我们谈论，就成了虚体对象。比如说市场经济啊，它是一个实体吗？市场经济是一个什么形状，是方的是扁的是圆的你摸摸看啊，摸得到吗？摸不到啊。但是，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啊！你不能否认它是entity啊！这就是哲学家的聪明之处嘛。他可以把虚体变成研究对象然后去研究它，就是哲学家的聪明之处。化学家就不会去研究市场经济嘛，因为它是抽象的，对不对？第八个就是thought。thought的相对过程就是thinking，思考。第九个就是logic，就是西方哲学的关键词。第十个就是object。这个我说过了。

以上就是“世界一束”的解释语，也就是西方哲学关键词的词群。（大题目里的第一项，这就是有“三个”词群的原因。“西方哲学”关键词词群，就在“世界一束”里被包括进去了。）我用许多东西述谓它。用了许多东西来述谓什么叫作“世界一束”，从而知道“出口”的问题。

现在返回到后语言哲学关键词群第四条“出口”。我们研究的汉语语料啊，你凭什么说，你是语言哲学研究，而不是语言研究呢？请问你研究的是什么东西。你的“出口”是“世界一束”（关于世界的道理），你解释的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么多东西的话，你就是语言哲学家。如果你“出口”在语言的形式上，那你就是语言学家。我在这里丝毫没有轻视语言学家的意思，丝毫没有。职业是不可能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的，是研究领域不同而已。我的这番话，就是强调“出口”在哪里，这番话，曾经被一个哲学家引用过（谢维营等著《本体论批判》，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是说，根据你的“出口”，可以划分你搞的是语言研究呢，还是语言哲学研究，就看你的“出口”。你说明世界的道理，就是在搞语言哲学，你说明语言问题本身（形式），你就是语言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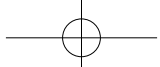
下面，我们把后语哲这五个关键词串联起来，就组成了后语哲的整个概念了。在汉语语料那里找到入口，第一句。接



着，提出、发现、解决了问题；三个动宾结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在汉语语料中这样做。说明“世界一束”的道理，就是“出口”。“出口”也可以叫作落脚点。落脚点，落脚在“世界一束”的道理中，就是语言哲学，落脚点在语言形式中，就是语言学。

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有一篇论文叫《论反合及其语言踪迹》，在《当代外语研究》上发表的，我自己很欣赏这篇论文。那青年学者就讲，你是不是要谦虚点？你怎么说你欣赏自己的论文呢？我反问你：你连你自己的论文都不欣赏，你拿出去干什么呢？所以学者一定要拿出点感动自己的东西，你连自己都不能感动，你把它拿出去发表有什么用处呢？我就说，我写的语言哲学文章，有三篇最喜欢，一个是《“马”给不出马的概念》，“马”这个汉字能给得出马的概念吗？第二篇就是《论反合及其语言踪迹》，第三篇就是《人自称与物被称的数目的巨大不对称》。以《论反合及其语言踪迹》为例，反合是自然界的事物和运动的一种非常有趣的规律，它所有的存在的状态都是反合着的。正反两个方面同时出现，正反两个方面同时出现运动，而向前推动，就往前走了。一个人走路就是这样，摆手的话，如果左手向前，右手就向后，一个前，一个后，都是在朝相反的方向摆动。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走路（同时向前蹦）的，如果两只脚总是同时抬着，也抬不起来嘛。那就叫蹦，你蹦不下去了嘛，都是一前一后，都是反向的。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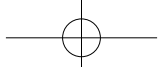
刚好，语言的构成就反映了这个世界的规律。“东西”这个汉语词，东、西，反合着。“横竖”这个词，横、竖反合着。很多词的结合，都是反合的，都不是正合的，都不说“东东”，都说“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呀？东和西合起来。“反正”，反和正，反合起来。“横竖”，横和竖，反合起来。这些词，就表现了这些词与宇宙运动的对应规律。



大家说，这是算语言研究还是算哲学研究？算哲学研究，因为论文落脚点放在解释宇宙的规律，宇宙就是这么形成的，所有的运动都是这么形成，都是这么个状态。看看量子力学出现的新情况，就是在微观世界里一个东西的不确定性，刚好印证了这个东西正反合。在实验箱里的猫可以是死的，也可以是活的。你观察它，它就稳定下来了，这个叠加状态就消失了。这个态就不叠加了，就成了纯粹状态；你不观察它的时候，它就是两个样子叠加，又是死猫，又是活猫。可是一看它呢，它要不就是死的，要不就是活的，它都和正反合是有牵连的，它们之间都是有关系的。

第二篇论文就是《人自称与物被称的数目的巨大不对称》。我们中国人称自己有多少称呼？美国人统计了有108个，吾、余等等；寡、寡人、朕，多得很；在下、鄙人等等，108个吧，美国人都吓跑了。“这么多，我这哪能学出头呢？”就跑了。这不过是个笑话。这是太个别的词。人自称多，多到这种程度！但是你发现了没有，汉语中的物被称，物都是被人称呼嘛，物被称非常少，最多三个吧。馒头有几个表达式？馒头大约就一两个吧。马铃薯有三个表达式，一个是马铃薯，一个是洋芋，一个是土豆。它都是有道理的，它毕竟少啊。它和人自称相比，这个数量就太不对称了。我就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人是要让自己出场，他就强调人出场的极端重要性。

语言哲学关键词词群价值。我做这个工作有什么价值呢？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有人做这个事情。关键词是有，一篇文章的关键词有。有没有词群呢？有没有哲学家做过这个工作？世界很奇怪，有些东西是非专业人士发现的，有些是胆子大的人发现的，胆子小是不能发现新东西的。这个世界就很怪，总是要有人犯错误，胆子大的人容易犯错误，你胆子不大，你就不犯错误，不犯错误，也就没有新发现了。你愿意去



哪里，这都是你对人生的理解，对不对？说到底，你想有所创造，你就准备冒风险，冒风险就准备犯错误，犯错误就准备被代替。我觉得它是有价值的，所以我冒这个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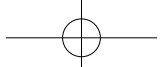
关键词词群的价值：第一，它结晶、浓缩了一个学科、学派、潮流的精气神。第二，反映了一种哲学的历史性的思想。在时空中运动、变化的思想。你看那头猪，很有趣啊，它在活动，在跑，我们都叫猪。英文叫pig，是不是？怎么一到桌子上就变成了pork，时空变化了嘛，对不对？因为在时空中变化，它的身份就会变化。你把哲学关键词的词群掌握了以后，就会有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感觉。你不是在这件事情上碰到，就是在另外一件事情上碰到，这也反映了哲学思想性的时空运动。

第三个价值就是，结晶了一个哲学运动的体系，一个学科的骨架，一个学科的基本方法，一个学科的基本路径、主要问题、核心内容。

第四点价值就是，它可以避免初学者在黑暗中摸索的时间和苦恼。

王寅先生的《哲学沉思录》得奖的时候，我跟他讲了几句话：“沉思录，录沉思，要得奖，是迟早。”你在得奖之前，一定要埋下头来，一条一条地搞，玩不得一点点假的。你没有做学者的这个气概，你就赶快去找别的门路，做生意，赶快去找其他的门路。搞管理，或者是搞别的什么，诚实的劳动多得很，对不对？你就不要搞学问了，搞学问一定要不怕清贫，清贫总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现在就举一个例子，我刚才不是说，关键词词群结晶了学术的潮流、运动的体系、学科骨架、基本方法、路径、主要问题、核心内容等等吗？现在我们就回过头去看那个语哲的关键词。我为什么要选它？它不是方法，就是主题。不是主题，就是骨架。不是骨架，它一定是提纲挈领的东西。linguistic



term，你不了解linguistic term，你就不知道语言哲学是怎么来的。所以我就要把它选进去。大家再看第10条，semantic ascent，你不了解语义上行，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语言研究可以回答哲学的问题。把奎因这个人的semantic ascent搞清楚了，就知道了这样才叫语言哲学。你看，analysis，分析，分析就是研究哲学的主要方法。我为什么把逻辑放进去呢？方法！为什么把reference列进去呢？为什么把meaning列进去呢？它们是语言哲学的核心背景，研究的核心。所以，把这些词列入一个核心词群，一定是有考虑的。这个考虑就在于第三条结晶了哲学的潮流、运动的体系、学科骨架、基本方法和路径、主要问题、核心内容。

中国语哲人的使命。一个文科学者终身追求的目标是留下相对永恒且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谈何容易！如果中国学者不利用生活于其中的汉语资源，我们就像是长江的渔人，呆呆地构想在密西西比河如何撒网，如何下钩，却白白放跑了长江中的一条条大鱼。

（以上报告由东北师范大学任蕊副教授等录音整理，特别感谢。钱冠连修订）